

微型小說

3A 李日妍 我的母親

即將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我正瀏覽着各個網站，打算找一間評價較高的餐廳。可是因為這間餐廳十分搶手，所以需要時刻留意餐廳預約位置的安排。終於，預約到這間令我頗為滿意的高級餐廳，並決定在母親節那天與家人在這餐廳吃晚餐。

之後，我又在網絡上尋找能在母親節送給母親的禮物。不久，我就發現了一個產品，它是一部可以按摩手、腳或者頸部的機器。看到集這麼多功能於一身的產品後，便急不及待買了一部，希望可以舒緩母親平常做家務的辛勞。

很快便到了母親節那天，看着錶上的時間也到了與父母相約餐廳門外的時候。我又等了一會，始終也沒有看見他們的身影，於是我便打電話給他們。怎料，母親卻跟我說：「你怎麼不再提提我呢？我今天已經煮了晚飯，回家吃飯吧！」

於是，我只好取消餐廳的預訂，帶着本以為能享受高級晚餐的失望心情從餐廳回到家中。與父母吃過晚飯後，我就拿出那部被我包裝過的按摩機並附上手寫的卡片送給母親。看到母親臉上露出既恩惠又開心的樣子，又答應會好好使用它，使我的心情也跟着變好了。

過了一段日子，我們需要搬家。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收拾着自己的物品，並把不需要的物品丟掉。我把物品都放進箱子後，便打算到父母那邊幫忙。那時，我發現原來母親平常實在太忙碌，根本沒有時間使用我送給她的按摩機，那部機就像沒有開封一樣簇新。可是讓我想想不到的是母親打開了一個盒子，那裏擺放着我從小以來給母親寫過的信，然後小心翼翼地把那張只有簡單字句的手寫卡片放進去……

4A 劉璐《許願燈》

「大夫，就請您幫我父親看一看吧，他方才都吐血了！」女子苦苦拉扯著，只得反手一推，倒地拒門外。闐無一人的大街上，唯有似落花殘蕊紛紛揚揚的雪，緩緩飄落在她眉梢及襟前。

今已到了歲暮天寒的季節，卻仍是飢寒交加，三月不知肉味，只見衣帶漸寬。大雪染白了父親的雙鬢，崦嵫暮年加上沉疴難愈，怕是堅持不過這個寒冬。我長嘆一口氣，今日索藥不成，明日又該往何處去尋藥？

倏忽，不遠處傳來鈴鐺聲，一名身架黑紗斗篷的佝僂老人拄拐向我前來。

「見姑娘眉頭緊鎖，需要點一盞燈許願嗎？」老人的笑得五官堆積在一塊，遞了一盞紙燈予我。我不解：「這是何意？」注意到我的退縮，老人緩緩言道：「許願後把燈點亮就必定會實現。我不需錢，你只需把你身上一件珍貴的東西交予我便可矣。」

鷓鴣聲襲來，父親病床上昏眠。我取出紙燈，心想：若許願真的靈驗了，父親是否就不用再受疾病侵擾？我心顫著立即許願，燃了根柴點亮紙燈，一瞬間頭暈目眩，臥倒桌案上。

「孩兒，孩兒？」父親搖了搖我的肩膀，我驚起，擡頭一望，果真父親的臉色紅潤了好些！他敘述一覺醒來神清氣爽，喉不澀了，四肢也越發得有力。我不竟濕潤眼眶，感戴莫名。子時，四野靜謐。老人拄拐而至，我急忙向她長揖拜謝。老人沒有表情，指著我的頭髮道：「願望實現了，據約定你要予我一件你珍貴的物品。此番，我欲取走——你的長髮。」長髮？若長髮便能換來父親的性命，故斷不拒絕。老人伸出手，流螢般的光束聚向我的頭髮，數秒，老人已離去。

我轉身，瞧見斑駁鏡子中的自己，額頭上一絲不剩，驀然地一陣酸楚。第二日起我戴上了青篲笠，父親詢問我為何竟想不開去剃度了，我敷衍是去賣髮換錢了，回避了父親心疼的眼神。那時，窗櫺外的蓊絮搖曳，花香氤氳，飄渺了塵埃。

然一日與父親下田採擷農作，父親忽而再次口涌鮮血，星火般滴灑在菜葉上。

我焦急著上街尋找老人的身影，不見，心慌。

「願望失效了對嗎？」老人青橋上俯視著焦頭爛額的我，她吸了口煙，緩緩吐出。「忘記告知姑娘了。願望是有時效的，要想延長時效，便要不斷地許願。」我猶疑了一會，問：「這次需要我予您什麼？」老人放下烟斗，指了指，意味深長地笑了。

「姑娘的耳識。」

點燈後，群山寂靜，流水無言，世間聒噪仿佛即刻涅槃圓寂。父親說話，靠讀唇而辨實話說很吃力，又擔心漏出破綻被父親看出。父親對自己不久前才吐血，卻又一夜之間生龍活虎的事情已經起疑。他剛亦好似張口閉口地說了什麼，我沒讀懂，只好點頭附和。淡粥幾菜，食之無味，我忽言：「父親，女兒不孝，沒能給您過上富裕的生活。」父親頓了頓，皺著眉看似有些惱氣，「說什麼糊塗話？」說完又把自己碗中的稀米舀了兩勺給我。

時間被蹉跎地甚快，擔心父親的安康，我又找來了老人。老人見是我，開口便道：「這一次，可就要用心臟來換了。」此番荒唐，我猶豫了。

老人離時，忽覺有人扯住衣袂。她笑：「您是需要許願嗎？」

父親近來看上去不太尋常。他一日問我：「兒啊，能幫我擷些花放家裏擺著嗎？那樣看起來會比較精神。」那日，他亦買了幾年都不曾吃一次的雞肉，清蒸了做晚飯。燈火葳蕤下，兩人都似有心事地吃著飯。

翌日，晨陽不曾起現，周邊瀰漫清冷霧色。走進父親房內才驚覺，父親已然一暝不視，撒手於塵寰。涕泗交頤之際，忽見桌案上的一紙短行：

「吾兒，父從未認為你不孝。」

霎時，我忽聞見林中鶯啼，小橋汨汨流水，人聲鼎沸。好似意識到了什麼，我轉身只見銅鏡中顯出了的自己的長髮。

桌案上不知何人留下的的紙燈條爾熄滅。

老人佇立窗前，笑問：「姑娘，還需許願嗎？」

我看著鏡子裏的一襲黑髮，熱淚划過臉頰，緩緩道：「不了，或許，他女兒能連他那一份一起活下去，就是對父親最大的孝敬了。」

窗櫺外的蓊絮搖曳著，落花飄零拂地，化作了春泥。

5A 蔡鈞宇 老房子

「吱——呀——」

陽光映在陽臺上，成了冬日難得一絲暖意，搖椅的影子拖得長長的，晃晃悠悠的。

「阿年，別在這躺着。」搖椅上的人倏然睜開眼睛，雙眼蒙上了一層水霧。那人輕呼出一口白氣，像是有些茫然，「媽？」

不知誰家的屋子傳來了飯香，不知誰喚着未歸的孩子。

斜陽村西巷二十八號。

易年看着村屋的門牌號，一陣恍惚，自從上班後，他已經很多年沒回過老家了，甚至有些認不出來這間老房子，這房子明顯受過歲月的洗禮，藤蔓攀滿了舊院牆，夾縫中開了些野花，卻還能隱隱在角落中看出小孩劃下的塗鴉，像是什麼都變了，又像什麼都未變。易年有些生疏地打開了鐵閘，開了家門。

易年扶着鞋櫃，彎腰換了鞋，傢俱的位置都是老樣子，鎖在時光裏，易年抬手，發現指尖粘上了點灰塵。看來除了母親的東西，家裏也要收拾收拾，易年暗自想着，沒怎麼在意，隨手在牆上蹭掉灰塵，一伸手，卻摸到了幾道刻痕，他一愣……

「呀，我們阿年又長高了！」

易年在旁邊高興地拍起了手：「長高了！長高了！媽媽！等我長大了，我就可以保護媽媽，像超人那樣！」

易母摸了摸易年的頭：「阿年這麼厲害呀，那媽媽就等着阿年了。」

「嗯！我長大一定會照顧媽媽！保護我們一家！」

易年撫摸着母親給他量身高留下的劃痕，彷彿和母親當年的手交疊在一起，掛在窗邊的風鈴叮鈴一響，帶來了風的留言：「阿年，你失約啦，這是不對的。」

易年握拳輕輕砸了一下牆，走進了廚房，他從廚房角落裏翻出了一個紙箱，正準備搬出客廳，抬眼看見了一件圍裙，印着白色的碎花，那是母親以前穿的，恍然間，眼前浮現了小時候母親穿着這條圍裙在廚房忙碌的背影，想起再不能嚐到母親的飯，他用用頭，把那件圍裙放進了箱子裏。

「阿年，不是說好今天回家吃飯的嗎？都晚上，你到哪裏了呀？」

「啊，媽，對不起，我今天可能回不來了，公司臨時有事，我得幫忙，忘記跟您說了。」

「這……那好吧，你注意身體，別累着自己，阿年，有空就回——」

「媽，我正整理資料呢，晚點再聊，掛了啊！」

易年身形一頓，蹉跎過的記憶裏閃過無數相似的對白。我那些年都做了些什麼？易年有些恍惚地想着，雖說人至不惑，卻未能不惑。我做錯了嗎？我年少離家，現在意氣風發歸來，為何不見迎接之人？誰把他們帶走了？

易年把紙箱搬到客廳，開始一本本往裏放母親的書，那些書大多都是食譜，夾雜着一兩本閒書。易年忽然覺得母親或許年輕時也有輝煌之事，如今只剩下家務瑣事，一顆心裝下一個家，卻得不到半分回答。易年想着想着，覺得喉嚨乾澀了起來。他裝完了書，掃視了一下屋內，屋主的生氣在漸漸淡去，易年抵了抵脣，走向了父母的房間，他推開門，一眼看見牀頭櫃上的全家福。

易年自問是個成功的男人，事業有成，辦事井井有條，沒因為跟人爭執而搞砸事情，他情緒素來是穩定的，穩定到在母親的喪禮下都沒掉過一滴眼淚。

母親的……喪禮？

易年走過去拿起了照片，看到了父母年輕的臉和自己年幼時的模樣，易年撫摸着相框，步伐卻有些不穩，他晃晃悠悠地走到陽臺，照片在陽光下更顯清晰，他身形微晃，沒站穩，把身邊的搖椅撞得吱呀一響，他像是被這聲驚醒了，驚醒了瞞着自己多天的夢。易年愣住，突然意識到，他的父母團聚了，而他只剩一個人了。他一怔，手上傳來臉頰溼潤的觸感，怎麼，不是男人嗎，怎麼還哭起來了？他拍拍自己的臉，看着父母的面容，很努力地想扯出一個笑臉，嘴角卻不受控地抽搐着，他帶着哭腔，對照片中笑着的父母深深地鞠躬，「原諒我吧……回來吧……好不好？」

那天，男人彷彿被打斷了脊椎骨，他肩膀垮了下來，委委屈屈地靠在搖椅上，像是把這幾天堆積的情緒一次性奔湧出來，哭得像個沒長大的孩子，他愕然發現自己沒了家，沒了烏鴉反哺的機會，只剩下一間老房子，承載着那些年他沒去珍惜，又無法挽回的時光。

5B 胡麗湘 遲來了

「外婆、外婆，豪宅很貴嗎？」

「很貴啊。要擁有很多很多錢才買得到的。」

「是嗎？那麼長大後我一定會努力工作，賺很多很多的錢，買十間豪宅給你住，好好的孝順您！」沒有任何金錢概念的小男孩說道。

一、

二十三歲，他剛剛入職，是公司的一個小文員。這是他這個星期第三次加班。在辦公室裏，他打著沒完沒了的報表、處理堆積如山的檔案，而眼前這幾疊檔案還沒包括同事所推卸給他的那些。這些都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鈴鈴鈴、鈴鈴鈴」這時，電話傳來了熟悉的鈴聲，在他看來，連電話鈴聲也像在急切追趕他完成工作的怪獸，催促著他完成眼前的工作。

「喂，誰啊？」他煩躁、不耐煩地說道。「喂，天佑，外婆啊。你是不是又在工作沒有吃飯啊。外婆給你帶來了你最喜愛的白菜豬肉餡的餃子，到了你公司樓下了，你趕緊下來吃吧。」聽到外婆特意走到公司樓下為自己送晚飯，天佑的心裡有一股熱流從心頭流過，暖暖的。他看一看手機，的確，原來已經晚上九點了，但把目光轉向那些檔案，他又再次變得著急和暴躁起來。

「唉，知道了、知道了，你放在管理處吧。我在工作啊，不要總是打擾我好嗎？我若是做不完工作被扣工資，誰對我負責，你嗎？」

「工作雖重要，但你的身體更重要啊。特別最近天氣降溫了，你要……」

「知道了、知道了，就這樣。」還沒待到外婆說完，天佑掛上了電話，繼續漫長的加班。時間不知過了多久，天佑終於完成工作，他拖左疲累的身體走到了空蕩蕩的電梯大堂，發現外婆帶來的早已冷掉的餃子正一動不動的躺在管理處的雲石桌子上。

另一個加班的晚上。再一次，電話響起，又是外婆。

沒等外婆開口，這次天佑先說道：「我不要白菜豬肉的餃子，你也不要來公司影響我工作進度！」奇怪的是，這一次，電話的另一邊久久沒有應聲。良久，天佑才聽見外婆緩緩說道：「你外公身體不舒服，剛剛進醫院，醫生說……」

又一次，天佑沒有等外婆說完，便自以為是說道：「知道了。要錢吧？我過一會兒會電子轉賬給你的，就這樣。」

二、

他入職已經有二十多年，是公司裡的主管，有了可觀的薪水，雖然買不起豪宅，但生活尚算不錯，穿著光鮮亮麗，穿戴著名牌手錶西裝皮鞋。升為高管後，亦不再需要像年輕時候一樣加班到深夜。

「鈴鈴鈴、鈴鈴鈴……」提醒自己六時正下班的鬧鐘響起了，他如釋重負地提著公事包走出辦公室。下班後，他先是到了一間高級西餐廳點了一份牛排和享受了一杯紅茶，餐廳沒有多少顧客，但來的光顧的，看得出都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吃過晚餐後，他到了一間名貴的西裝店，又再重新度身訂造了一套名貴西裝。從西裝店出來後，轉身打算離開時，突然映入眼簾的，在對面熙來攘往的街道上，他看見了對面街裝橫簡單但喧鬧的餃子館，頃刻間，他陷入了沉思……

回家後，他收到了媽媽打來的電話。「外婆，走了。你如果可以，就來送送她吧。畢竟她一向最疼愛的是你……」

此刻，兒時外婆對他無微不至的照顧、自己對外婆的天真爛漫的承諾、不厭其煩地送到辦公室樓下的熱騰騰的餃子，仿如電影片段，一一湧上他的心頭。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試問，有多少人當初拼了命、庸庸碌碌地工作，是為了給予家人更好的生活。而你在繁忙時忽略的、壓力大時責罵的、憤怒時所發洩的皆是家人。到最後，當自己終於具備能力的時候，卻驀然發現父母、長輩，生我養我育我者，或早已等不到我們那遲來了的「孝」。而昔日裡那些微不足道的、你所輕視的、不被珍惜的溫暖的舉動，一去不復返。因為，生命是有保鮮期的。有時候等待就是一種遺憾，而遺憾亦不能被補救。那遲來的孝，在無法被挽回的生命前，有時候將會成為永遠缺席的遺憾。

5B 鄭嘉琪 陪伴

「允行，吃了嗎？工作再忙也不能忘了吃飯呀！」手機對面傳來低沉卻溫暖的聲音，是我繁忙工作中的惟一慰藉。

「吃了，放心吧爸！」我漫不經心地摸下扁平的肚子。為了爭取更多時間工作，我已許久沒吃午餐的習慣了。眼看通話時間就快超過一分鐘，我心裡莫名急躁。「就這樣吧，爸，你快去吃吧，我也要回去工作了。」

經過鏡前，看見未老先衰的自己，三十出頭鬢角便開始泛白，我無奈地歎氣。那撮銀髮在青絲中格外刺眼，如警鈴般提醒著我時日無多，我連忙收拾心情，硬撐起眼皮，展露出精神抖擻的模樣，走出廁所。

回到辦公室，我連喝水都顧不上，爭分奪秒苦幹，手指如機械般不斷敲擊鍵盤。不知是否與長期熬夜加班有關，我眼前一片花白，頭暈目眩，實在撐不下去，只好趴下休息。眼前漆黑一片，我仿佛置身於兒時那條昏暗小徑上，獨自前行。黑夜中我連大氣都不敢呼出，心砰砰直跳，懷裡仿佛揣著隻兔子，提心吊膽地走著。

突然，不遠處有光出現——是爸，他正舉著蠟燭在門口等我，就如平日，風雨不改。我仿佛找到了指路燈，心中頓時一片光明，不再懼怕，向爸奔去，投入他厚實溫暖的懷抱裡。「允行，別怕，你可以的！」爸的話讓我尋回動力。我再次投入工作中，卻變得更加精神有力。

呼，總算完成了！我揉下酸痛的脖子，歇息數秒，又開始下一份工作。

「畢哥，你太神了！一天就完成了兩天的活！」旁邊的小張對我投來崇拜的目光。我置之一笑，低頭看錶——四點二十，時間應該夠再完成一份工作吧！

「唉！今天老闆巡班，不能偷懶了！」

「好好幹吧，看人家畢哥都沒慌！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加薪機會啊！」

辦公室陷入沉寂，只剩鍵盤不斷敲擊的聲音。

不久，老闆來了。我提起十二分精神，提醒自己不能出任何差錯——要知道加薪可意味著能在短期內賺到更多錢！這樣想著，我更加全神貫注，連老闆走到我身邊都渾然不覺。老闆看著我的佳績滿意地點點頭，我不禁一樂——這下加薪有著落了！

叮鈴——不好，剛才和爸通完話忘記調靜音了！我匆忙收線，心裡有些埋怨爸，又責備自己怎會犯這種低級錯誤，但又慌忙擠出得體笑容，向老板鞠躬致歉。「小畢，效率固然重要，但工作態度也不可忽視呀！」老闆只留下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

啞啞。我的世界頓時崩塌了。一向有淚不輕彈的我再也抵不住心中的憋屈，淚珠不斷湧出眼眶。周圍的同事都被我嚇得不知所措，只有小張上前安慰我。

「畢哥，別難過了，大不了下次再努力！」

下次？我冷笑著。哪還有下次？我還有時間嗎？前不久，我收到醫院的病危通知書——肺癌晚期。我蒼白無力地癱坐在地，手中的通知書無比沉重。我恨，我抗拒，我不甘心。為何是我？我明明還有許多心願未實現，以及那諾言。

猶記那天，涕泗橫流的我，在爸懷裡信誓旦旦地許諾他更好更明亮的生活，不再生活在昏暗中。為了履行，我日以繼夜地工作，努力改善爸的生活，希望能在臨終前盡一份孝。然而，現實卻如此不如意……我拼命與時間賽跑，卻始終贏不過它。

我拭去淚水，起身歸家，卻在樓下撞見爸。爸似已等候多時，在昏暗的路燈下向我招手。「爸，你怎麼來了？」

「想你了，來看看唄！」爸似乎察覺到我的低落，把我拉進懷中，輕拍我的背。「想哭就哭吧。允行，別怕，你可以的！」

熟悉的話，熟悉的擁抱，熟悉的溫暖。我再也堅強不下去，靠在爸肩上放聲大哭，把多年來的委屈逐一傾訴，以及我隱瞞的病情。

爸輕撫我的頭，笑道：「傻孩子，只要你好好的，陪在我身邊，我就滿足了。」

是呀，我總以為努力賺錢才能盡孝，殊不知陪伴才是最好的禮物。回望過去，我花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在工作上，卻忘了爸心理上的需要，連面對面談天的時間都抽不出。

我為自己的遲鈍感到懊悔不已。好在為時未晚，我撥通老闆的電話，爽快地辭了職，決心在我剩餘的日子裡伴爸度過明亮的每一天。

「傻孩子，其實那份通知書是我的……」

5D 簡心欣 回家

「我已經很大了，不需要你這樣管著我！」隨著「嘭」的一聲，門被大力關上，一個人影氣沖沖地從樓梯走了下去。

站在屋簷下，林晚才發現，原本淅淅瀝瀝的小雨已經醞釀出了一大片的烏雲，天空陰沉得一絲光都沒有，整個天地之間，似乎只有雨點落在地面的聲音。

雨勢已經大如瓢潑，頗有傾盆之勢。陣陣涼意讓她有些懊惱剛才自己的衝動，竟然兩手空空就摔門跑了出來。

她做了人生之中最叛逆的事情。因為跟媽媽吵架，她離家出走了。與其說是對一件事的爭執，不如說這是長久積累的不滿。因為平常極嚴厲的教導，每當她做一件事媽媽總會問東問西，生怕她出門就被人拐跑了。

於是，他們吵架了。

她倚靠著牆，漫不經心地垂著頭，思考著該去哪裡躲雨。驀然，一雙白色的帆布鞋闖入了她的眼簾。這雙鞋很舊，但很乾淨。補丁一層又一層，像極了歲月的年輪，已經全然看不出它原本的樣子。

「孩子，跟我來。」來人臉上掛著和藹的笑容。她不由分說地牽林晚的手，把她拉到傘下，轉過身，攬著她一起邁進雨幕中。林晚認得她，她是麵店的老闆娘。

還記得小時候從公園回來路過麵店，父母就會帶她進去，點上一碗餛飩面。熱氣騰騰的餛飩面上桌，挑去蔥花，總是能讓小時候的她感到滿足快樂。

「來，一碗餛飩面，不放蔥，醬菜一碟。」老闆娘的聲音將她從回憶中拉回現實，桌上那碗清香四溢的面與記憶中的那碗絲毫不差，霧氣氤氳了的眼眸，讓她濕了眼眶。也許是因為感動，她有些哽咽：「謝謝你，我一定會報答你的。」

傍晚時分，麵店沒有多少顧客，只聽得見廚房裡斷斷續續傳出來的收音機聲。安謐中，林晚聽到了老闆娘的一聲輕笑。她把身上的圍裙摘下，坐在林晚的對面。她的面容在繚繞的霧氣中有些模糊，林晚這才發現，對比年輕時的模樣，老闆娘臉上的皺紋多了許多。在林晚的印象中，老闆娘跟媽媽一樣，總是給人一種乾乾淨淨的感覺，走到她身邊能嗅到一股淡淡的皂香。想到這裡，林晚不禁鼻頭一酸，愕然醒悟：「歲月不饒人，我的媽媽在我的成長的同時也變老了啊。」

「傻孩子，我只是在你需要的時候給你送上一碗餛飩面你就要報答我，那一直照顧你的媽媽呢？」這句話就仿佛一根羽毛，頓時擊中了她心中最柔軟的位置。媽媽總是無條件地幫助她，在她需要的時候媽媽都在。即使她很囉嗦、很挑剔，但她這些舉動都是源於對林晚的愛。林晚知道知恩圖報，但為什麼總是忽略為她付出得最多的父母？

林晚把頭深深埋進大碗中，眼眶燙得厲害，一閉眼，蘊蓄已久的淚水終於順著她的臉頰滾下，滴落在湯汁中。

「我想，你的媽媽，應該在家中焦急等待著你吧。」雨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停了，滴落在屋簷下的聲音清脆叮嚀，林晚撐著傘，在大廈面前停下。不遠處的街燈下，有個婦人正在焦慮地來回踱步。她的側臉掩在陰影下，側輪廓像被這暖色的光柔滑了一般，比往常少了幾分冷冽，多了幾分柔軟。

整顆心像是剛回歸原處就猝不及防地被人掐著泡進了酸水裡，心上那些磨礪得毫不規整的傷口浸泡在酸水裡，刺激得整顆心瞬間緊縮。被扼住了咽喉，卻不得不承受那些發酵到極致的痛苦去呼吸，剛剛強忍的淚水瞬間決堤，無法停止。

「媽！」林晚飛奔著跑到她的面前，一頭扎進她的懷中。溫暖的懷抱瞬間驅散了所有的不安和恐懼，林晚忍不住把臉埋進她懷中，抓緊她腰後柔軟的衣料，哽噎出聲：「對不起……」耳邊是她在胸腔內跳動著的心跳聲，鼻尖嗅到那股熟悉的皂香，讓她緊繃了一晚的神經終於鬆懈下來。

「你知道自己錯到哪了嗎？」頭頂傳來悶悶的聲音，林晚抬起頭，果不其然又看見那張冷冰冰的臉。「今晚罰不許吃飯，兩天門禁。」

……

一切都沒有改變。

5D 徐樂瑤 米通

即使過了許多年，那甜蜜、令人懷念的味道叫人忘記不了，回味一輩子。

我出生於水上人的家庭，父母世代都以捕魚為業，水上人有許多傳統習俗及文化，當中我最忘記不了是母親親手做的米通。

母親是十分能幹的傳統家庭主婦，父親工作忙碌甚少管家事，母親一手包辦四個小孩的起居生活，從沒怨言。母親是我最敬重的人，她畫技、廚藝了得，擅長手工藝，裁縫編織也難不了她，可謂「入得廚房，出得廳堂」。每逢農曆新年母親會跟祖母一起製作米通，是水上人的傳統美食。用米粉或米粒炒製而成，混入麥芽糖漿，加入花生芝麻等增加口感的配料。由於製作工序繁複，現今已經越來越少人親自製造米通過年，大多數依賴機器生產。起初我也不明白母親為何要如此費勁親手做，但母親說親手製作的米通是無與倫比。

還記得小時候的我對家中的傳統習俗活動都很好奇，總是像跟屁蟲似的黏著母親，跟在她身後看她做米通，又問東問西。祖母和母親二人合力用大鑊鏟合力炒起米粒，使其平均受熱變成炒米，煮起麥芽糖至透明狀，繼而放入米粒等配料炒至混合，力氣小一點都做不了這些工序。又要趁它冷卻前放在長盤中定型，最後切成條狀包裝。

就這樣在大火爐前工作了整天，母親每次都忙得大汗淋漓、面紅耳赤，每年都繼承著這項傳統。儘管我不明白，但仍然陪伴她身邊工作，協助她做米通，維持親密的關係。

好的米通，米粒花生與糖漿完美融合，即使咬開仍然藕斷絲連，被千絲萬縷的甜絲緊密連繫著，卻不黏牙，香甜可口。儘管如此，仍然有一些比較參差的米通，一咬便斷開。

小時候的我或對家中的傳統習俗感興趣，但漸漸長大開始對這些習俗感到無聊以及反感，或會嫌棄做米通麻煩的工序。漸漸地我由小時候在母親身旁幫忙直到現在覺得家人做米通很吵鬧，浪費了自己的時間，寧願關上房門置諸不理。

就這樣過了幾年我都沒有參與家中的做米通活動，不想跟隨母親繼承這項活動。在踏入社會後亦開始甚少時間與母親見面，工作忙得不可開交，每次回到家中都已是半夜三更，飯桌上永遠都放著母親特意留給我的晚餐。經歷人事打磨，經歷風雨過後才發覺回到家中才是最舒適。

年三十晚，我仍要在公司加班。工作完畢後我回到家已是十時正，雖然早已跟母親提及過我工作忙碌，趕不及吃年夜飯，母親嘴上說不打緊而強顏歡笑的臉，令我有些歉疚。已經好久沒有一家人一起吃飯呢！

回到家中，發現桌上除了有一頓晚餐外，還有一個伏在桌上的身影。走近一看，只見母親伏在桌上熟睡了。也許太久沒留意母親的臉龐，她的臉上早已多了數條皺紋，頭上亦不知不覺地長了數條白髮。我內心很不好受，瞧見桌上有一包令人懷念的米通，還有一張小紙條寫著：「新年要吃米通，才有力氣幹活。你像你外婆一樣愛吃甜食但也要適可而止。」儘管母親這樣說，依然留給我一大包米通。我打開包裝，一股甜蜜的香氣撲鼻而來。我拿起一條金黃色的米通，咬了一口，隨著清脆的聲音拉出甜絲，一股令人懷念的香甜從口中化開。童年的味道是如此令人難以忘記。想起母親辛勞的背影，頓時熱淚盈眶。

自此，每年臨近農曆新年，母親都會有一位好助手幫助做米通，二人關係再次親密得像那米粒和花生，包裹著糖漿，緊緊地黏在一起。

5D 馬本楠 器官和遺產

在急症室昏暗的燈光下，穿着手術袍的許一心的神情有些異樣，他回想起近些年與母親相處的片段……

在飯桌上的母親總是格外緊張，拿筷子的手抖個不停，儘管她已經全神貫注，還是不停有飯粒從碗中掉出，妻子總是細心地為母親善後。

「媽！電話響！」妻子正手忙腳亂的哄著哭鬧的孩子，無瑕將手機遞到母親手上，只見母親慌張地從床上一下子蹦到地上走出房間來到客廳，總算在鈴聲結束前握起了電話，卻忘記了該按下哪一個按鈕接聽。

一心才察覺到母親老了，責怪自己總是忙着工作沒有好好照顧母親，但時間就是讓人措不及防的東西，一心的媽媽因為肝癌已經昏迷了將近十個小時，危在旦夕。

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就在剛剛發生了一心從醫二十多年首次的醫療事故，而同樣的手術一心早已做過不知多少次了，這一天的一心與以往當機立斷的他判若兩人，額頭的汗珠多得有些不尋常，當病人的心電圖再沒有任何動靜時，一心才意識到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錯誤……

一通電話打斷了一心的思緒，電話裏傳來興奮的聲音：「媽有救了！醫院打電話來說剛剛有個死去的病人家屬答允了器官捐贈。」「嗯，我知道了。」一心緊握着手提的手仍舊在抖。

畫面一轉，一幢豪華的別墅內，一個面目清秀衣着華麗的男人坐在沙發上。在他面前放着一份 XX 日報：「龍氏集團董事龍大先生因醫療事故辭世，過百萬遺產由私生子龍向華繼承」，向華用手中最新型號的智能手機發送了一條訊息。

「一心，多得你的幫忙我才能繼承那個老東西的財產。」

「叮。」向華馬上收到對方的回覆。

「你又何須客氣呢？多得你填妥了那份器官捐贈的申請，母親才能撿回一條命。」

是的，也許你會認為這個龍向華是個為了繼承財產不擇手段的烏龜王八蛋。但卻很少人知道在龍向華出生不久後他的生父便攀上了一個富婆，拋棄了向華母子二人，後來才成立龍氏集團享盡榮華富貴，只是近些年身體每況愈下，擔心自己沒有人送終才與向華相認。「霞姨，麻煩你幫我將這筆錢滙到這個帳戶。」向華對管家霞姨說道。

「好的.....許先生？這是？」

「是我的父親。養育我 18 年的父親。」

向華望着桌上一張四人的合照，相片中的男人和女人都掛住和藹可親的笑容，二人各摟著一個 10 多歲的男孩，而兩個男孩的輪廓正正與向華、一心大致上相同。

5D 麥心瑜 真正的母親

「卡擦」一聲，阿明把門鎖上，又整理一下自己的衣領，便抬腳出門上班了。

阿明從小就是個特別乖巧的孩子，他沒有父親，只有母親獨自養育他。縱然阿明成長在一個單親家庭，他卻往往比其他的同齡人要明白事理，當別人問阿明其中的原因時，阿明都會笑著回答：「還不是我媽媽疼我，凡是都盡心盡力來教導嘛……」但，現在不會了。

阿明回想起幾月前的某一天，他特意不告訴母親自己會提早下班，想回家給她一給驚喜。然而當他靜悄悄地打開門時，卻聽到母親那一句讓自己摸不著頭腦的話。「你真的不回來見見阿明嗎？」

嗯？誰要回來見我？那時的阿明躲在門邊疑惑地想著。「不是，畢竟，你是阿明的生母……見一見總是好的……」

突然啪嗒一聲。正在通話的女人驚得馬上放下手機，望向傳出聲音的方向。卻只見門微微敞開，還有一樣東西落在了門口，像是，自己兒子的錢包。幾天後，女人終於盼到離開了的兒子回家，但她等到的，只是兒子不斷的質問和冷漠。縱使傷心得很，但她也只能硬著頭皮，向兒子緩緩道出那隱藏多年的事實。

而阿明在那天，終於得知，自己的生母是個嗜賭如命的女人，終日到處逃債；生父亦已早早離開生母，另娶他人。而這個被自己呼喚做「媽媽」多年的女人，是母親的遠房親戚，她不過是受到外婆的委託，又見自己可憐，才收養了自己。

差極了。阿明想，那個女人與自己幾乎毫無關係，自己卻竟然盡心孝順了她幾十年。一想到她一直以來對自己無微不至的照顧和教導、兩人之間那些充滿歡樂和溫暖的美好回憶，不過是「來自外婆的委託」，阿明的心便忍不住抽痛。

而在沒多久後，阿明就從原本的家，搬到了外面。而這幾個月來，阿明從未碰見到母親，亦沒有主動聯絡她。可想到自己那逐漸年老的「母親」，阿明又不禁在心裡擔憂起來。但這份擔憂很快又被阿明壓了下去。阿明嘗試工作來麻痺自己，成天從早折騰到晚，卻總是抹不去腦海裡的身影。終於導致他這些天下來，整個人都渾渾噩噩的。

今天到了下班時，天色已經黑得很，阿明便打算去餐廳快速地解決晚餐。他隨意走進了間附近的茶餐廳。然而在他剛坐下，正想拿起餐單叫食物的時候，眼角卻隱約瞧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難不成我看錯人？」他這樣模糊想著，心卻跳得越來越快。直到那個身影漸漸靠近，阿明才回過神來，一抬起頭——眼前站了個穿著餐廳員工制服的中年女人，正是自己幾月未見的母親，她手中拿著張破破爛爛的抹布，應該是用來擦餐廳髒了的桌子。

「阿明？」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阿明逃離似的從座位上一言不發地快步離開，不顧女人在後頭呼喊的聲音，只一個勁地往前沖，直到再聽不到那把聲音為止。

「她怎麼會在那裡？」他想。阿明站在原地又兜又轉，終於想起，這幾個月裡，他不但完全沒有聯絡過自己的母親，連平日母親需要的生活費，也沒有給她。他在想盡力忘記母親的同時，亦忘記了，現在的母親，其實和年幼的自己一樣，無依無靠。

年輕時的母親固然有氣有力，她一人同時做幾份工作，撐起整個家，就是為了賺錢來養育他。但現在的母親，已經因為年輕時工作留下的舊疾，失去了力氣，失去了健康，再也沒有年輕時的能力了。而這一切一切的毛病，都是因為自己的緣故才得來的。那曾經為了他而傷痕累累的母親，如今，要再次從家裡走出來，竟然就是為了討口飯吃——這難道不是他應負的責任嗎？

不是親生的母親又如何？就算現在他找到原來的生母，他也不會去照顧她。相反，剛在餐廳裡的那個人，跟自己沒有任何血緣上的關係，卻獨自撫養自己直到現在。她對自己溫柔體貼，盡了所有作為一個母親應有的責任，甚至比其他母親要做的更好。

真正母親，其實，一直沒有變過，也不會是他人。

阿明平復下來，深呼一口氣，轉過身，再次走向餐廳，隱約地，好像看到餐廳門前的那個身影，正在等待自己……